

名山勝覽記

南直隸五

ル 5
160
9



名山勝槩記

南直隸五

游齊山記

游齊山記

游齊山三奇亭記

游齊山華蓋洞記

九華山錄

游九華山記

游九華山記

卷之七

書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所購山田同八
購以贖資一人

朝書圖

王哲

桂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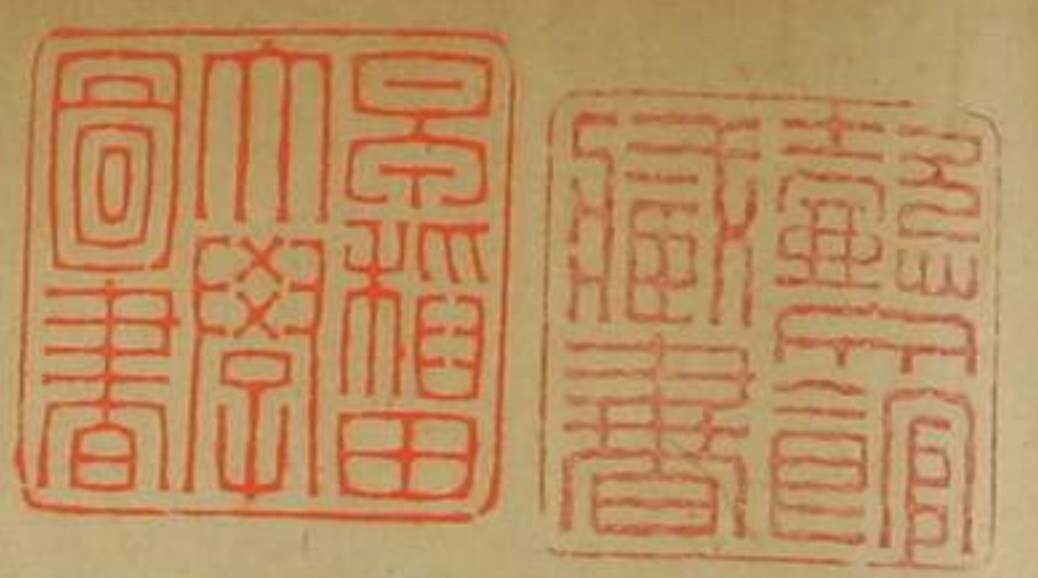
李鶴鳴

雷達

周必大

李白

張寰



名山記目錄 / 南直五

游九華山記

袁永之

游九華山記

王思任

望九華

王十朋

夜度兩關記

程敏政

游瑯琊山記

宋濂

游荆塗二山記

宋濂

重游瑯琊山記

文徵明

游瑯琊山記

唐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醉翁亭記

歐陽脩

豐樂亭記

歐陽脩

醒心亭記

曾鞏

芥溪新亭記

李漬

紫薇泉記

呂元中

菱溪石記

歐陽修

滁上與梅聖俞書

歐陽修

游湯泉記

秦觀

游雲龍山記

都穆

登雲龍山記

文翔鳳

游子房山記

王思任

放鶴亭記

蘇軾

彭城放鶴亭記

董其昌

清心亭記

曾鞏

記巢湖

慎蒙

與巢縣楊元素

蘇軾

與徐州夏守書

袁宏道

記徐州對月

蘇軾

徐州書會獵詩後

蘇軾

送徐叔通游江淮序

解縉

過淮南記

胡胤嘉

朔雪北征記

屠隆

過山陽舊廬

向秀

游狼山記

劉弇

泰州玩芳亭記

劉敞

天下放生池碑

顏真卿

游梅花嶺記

胡胤嘉

大明寺水記

歐陽修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揚州新園亭記

王安石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海陵許氏南園記

歐陽修

遊齊山記

宋王哲

齊山如臥虎然。首于申尾于寅。延慶院南向。據其胸也。其棟宇橫架巖石林麓間。望之麗若圖畫。爲是邑名山之勝也。端平二年。提舉王伯大扁其外門曰齊山洞天。由松逕而入。數十步至中門。躡蹬道而上。扁曰雲梯。前爲藏殿。後爲佛閣。東西跨壑立亭曰一覽。高敞可愛。其後曰妙空巖。元祐初。蔣之奇命名也。其罅有一石。擊之如鐘磬。曰丹砂。由法堂而北曰蕉筆。

齊山記
巖張公祐以蕉書石壁故名東有巖嶰曰新巖有泉
滴瀝而下曰春溜張時修刻大壽字于左前有亭曰
雲壑躡石分道而北上曰武功巖正北有上清巖一
名觀音巖西北有寄隱巖南有石壁如屏又數步有
石窟泉滴滴可飲一人名一人泉又東三步絕石棧
臨上清巖曰寄隱巖又西北至竇雲巖兩石對峙如
洞門有紫薇亭北至小九華峰峰巒聳拔肖九華之
勝也下有石坑深險不可入俗呼無底洞由雲壑分
道而南約數步曰漫巖又二十六步曰唐公巖西北

有洞曰九鼎又曰集仙臺三丈廣半之北上至峯之
巔曰翠微亭唐刺史杜牧九日登高賦詩所下瞰陂
澤及清溪州治關其前長江繚其外最爲臨眺之佳
境此見於齊山之右者然也由翠微循山脊捫磴攀
蘿崎嶇東下約二里至華蓋洞石勢輪囷如車蓋高
約三四丈其下可容數十人西有一丈可磬折而入
飛鼠甚多執燎照之則回翔故名石燕洞西北有玉
桂巖深可一丈北有蓮子洞深可二丈由坡而上有
危檐傑棟巋然屹立于東崖之巔者繡春臺也鶴山

齊山記
魏了翁書北睇江淮在目由北而下漸覺山環抱地
平夷而樹木陰翳之中有繡春道院依石爲扉傍翼
兩室曰仁靜曰智樂左有洞曰新興坎級而下豁然
明敞壁立數仞嘉定間史定之又刻曰史巖傍有繡
衣石一洞秉燭而入有跡蜿蜒或指爲潛蚪別有洞
曰左史左史者州守李芑也杜牧代之故爲立洞名
又兩石夾道約數十步過一石門偃僂而入得平地
可三數丈如壺中之天故曰壺天石眼有泉一泓可
澗而飲之過繡春臺數百步有二洞東曰獅子西曰

圓頂有泉如乳舊逸二洞名今特因其形而命之此
兄於齊山之左者然也若夫山北之景則從道院右
邊而下太守李方元以山無溪澗之澤乃沿其北址
築防貯潦廣十餘尋深數丈長三里芟荷魚鼈可育
而蕃今遺址尚存東有虎嘯巖及石虎洞中有石如
虎蹲皆險絕不可上而中有九曲水石勢縈迴山泉
清澈天造地浚殆類人爲又有茂林修竹隱映于上
宛然蘭亭氣象也有醒翁巖巖有醒翁石舊有亭而
今不存又有待巖者最遠而大迤邐而西達于長堤

則一山之景盡矣。李芑刻有待巖者，言有待而存也。然齊山之泉大小凡十一，而半巖爲勝。玉壺連星爲奇，飛觴濯纓爲大巖壁之號。凡十九，而有待爲大巖壑之號。凡十九，而上清爲最洞之號。凡十四，而潛蚪尤清幽。遊者徜徉乎山間，而窮日之力不能遍覽。今歷久而湮蕪不可復考。姑錄所傳聞者于右，餘闕疑焉。齊山在府東南三里，山有羣峰，勢皆齊等，故曰齊山。或云唐刺史齊映嘗好此山，因名巖洞三十有三，亭臺二十有餘，周迴二十里。山形腸蟠腹捆，斗峻箕張，其氣候雨焉而骨勝立日焉，而華采浮晦，則雲氣欲歛，霽則林靄蔥蒨，暑避流漿，寒入挾纊，其中之勝空巖靈竇，響石飛泉，不可具紀。

桂鏊遊齊山記

池城南從雁楊兩行橫湖一埂三里許，曰翠微堤。堤盡處得山如虎首，申尾寅而臥輿，地圖以十餘峰相等呼齊山。王哲記唐刺史齊映有善政，號此山云周必大遊山錄，映罷相歷江西觀察使地，舊隸江西以映得名，不爲無據。按齊映唐德宗貞元二年同平章

齊山詩
事貞元三年正月貶夔州刺史必大歷觀察使知在
何年分江西南爲一道觀察於池是宋吳仲復當時
齊映爲州從此山因姓得名若映以文敏顯用致位
宰相爲張延賞短貶夔州仲復同王哲言曾刺池州
出於何見意徙夔觀察江西時有齊山之好貞元間
孫愿三代刺池山顧不孫姓裴度數年觀察又不裴
山况杜牧情致豪邁卓然以所長爲一時冠未久移
守秋浦見於集九日齊山登高晉公炫赫杜嘗推避
想未肯讓美映必不襲彼姓以名山要當以輿地云

者爲正名始至山陽方三亭邑人今平蠻將軍鎮遠
顧侯溥顏池易勝槩于楣行數步石參差四華表齊
山亭梵宇僧廬相木嵌石花錦草裊鳥笙泉磬江南
一福地東出一楹翫月筆尖山人記于樓脫樓簷一
步蒼玉峽口蘚壁存宋岳武穆飛經年塵土滿征衣
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
歸西三十步待巖唐李方元刺史日刊此二字于石
言有待而存也東醒翁巖下有醒翁石舊有亭又不
十步許穿茂林修竹有石崆峒中有石如虎蹲石虎

洞其上虎嘯巖東一洞圓頂東南未十步獅子洞東
去一百步一石門僂僕入得平地可三數丈泉一泓
出石眼可掬而飲壺天出十步兩石夾道左史洞杜
牧代方元守以嘗憇此名東北去三四步有石洞名
繡衣傍有史巖字宋寧宗嘉定時史定之刻也東有
洞坎級而下磬折而入新興右故智樂軒右故繡春
道院右故仁靜軒傳聞鶴山魏了翁書繡春堂於蓮
子洞之東峰故危樓傑棟中皆不存履道院北睇江
淮在目北下覺山勢環抱地勢平夷峰西坡下二十

蓮子洞一巖玉桂東北石勢輪囷如覆車蓋可三四
丈容數十人華蓋洞西一穴徑穿而出鼠燕甚多執
燎照之回翔于華蓋之下石燕出華蓋捫蘿排草西
上二里翠微亭唐杜牧刺史年構此亭於山腰爲臨
眺之所成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句今
亭石架山脊回步合小九華逕南下十步西一洞袤
三丈廣半之上有九鼎圓如覆盤九鼎又謂集仙東
南二十步唐公巖去數步漫巖北數步有石坑深險
不可下無底洞東峰巒峭拔肖九華之勝小九華南

齊山記
不十步故紫薇亭前有石對峙如門竇雲巖東南三
步水浦澄鏡石壁列屏寄隱巖又數步石窟有泉四
時不竭可飲一人一人泉東南不五步觀音巖本名
上清躡石分道南下故雲壑亭東一壁巖叢新巖張
時修刻大壽字于巖左長六尺濶多一半又有泉滴
瀝而下春溜蕉筆宋張唐公祐以蕉書石壁因名西
五十步故雷神殿前三四步小巉若筆床刻清泠臺
三字今構亭面之清音西五步二老行樂亭弘治時
范寧國吉公務來同今張柱史廷瑞許柱史潛日觴

詠山寬平處陳侯良器爲立此併其詩若干首巖壁
記之東過清陰又數十步則立一巖妙空宋理宗元
祐初蔣之奇題罅有一石擊之成鐘鳴號丹砂石後
故小法堂東行十步故羅漢堂後東西跨虛作二室
皆故一覽樓中分之前十步故延慶院王哲以道院
處山胸僧房佛閣橫架巖石林麓間遠望之麗若圖
畫宋理宗端平二年提舉兼州王伯大扁外門齊山
洞天今塔院俱薙莽中邑人宋戶部侍郎湯允恭致
政遊息延慶浚一井湯公泉今智矣考齊山觀音寺

齊山言
以有觀音巖改爲延慶院者僧義淵請建於宋高宗
紹興十八年端平時猶在於山之胸去今寺東三百
步不知何時更剏於山之首去古院西三百步亦不
審何時易延慶院爲觀音寺竊嘗游覽之餘意古院
不如今寺之佳而今寺亦非芟荒剏葺之率然者必
宋時繡春道院國初兵後爲僧有也吁興替亦至此
可哀哉其今寺東古院西邑人宋嘉定十年華狀元
岳故狀元坊跌石尚無恙東南有節義石坊乃宋通
州府事趙公昂發節義夫人雍氏墓道南行二里至
兩塚今有司歲時掃松焉正德丁卯夏四月同趙君
鈞王君鐸輩盡齊山一日之遊遊之明日記之六槐
書院爲後遊者引

李鶴鳴遊齊山三奇亭記

江之南多名山並江而郡者池爲勝蓋九華之秀立
傑出可以匹武夷鴈蕩然僻在郡東南七十里外負
郭有齊山焉高不能三十仞實多怪石人士不絕遊
故嘗齊名九華然怪石狀雖衆陵厲叢沓類鮮天趣
惟南有妙空巖者乳溜所凝結穹若空隆紺翠蒼綠

潤如過雨，妙空西上爲石鼓洞。洞有石旁出如肺肝，白肌赤脉，擊之驚然。遠聞可諧筦絃。又西爲仙人橋，廣僅咫尺，長五之。並跨兩崖，膚理渾成。殆造物者之肆巧，維是三者於齊山爲勝。前太守一竹田子亭於其會，命之曰三竒。特表異之。歲更而亭敗。嘉靖十三年，東崖虞子按節于池。從太守三峯侯子指齊山登焉。迨茲亭址，謂太守曰：山之竒誠莫踰此子。其復亭之。

雷達遊齊山華蓋洞記

池陽東南三里許爲齊山。左田而右湖，怪石竒峯，幽壑古洞，璀璨環列。其尤絕者如蒼玉雲梯，上清華蓋，而華蓋於諸洞爲最。此登臨之士，或苦勞而中疲，或落暉以增慨，遂至榛莽交衢，草萊荒逕，而茲洞漸不可識矣。予與少郭每及齊山之勝，恨不得一陟覽。是夏予假便歸省，牽舟而南泊池陽。之渚夢寐蒼翠，旣已躍然。適少郭偕萬峯胡君來，顧喟然曰：翠微勝槩，知子夙抱，會可少耶？遂相與載俎，携壺步石徑，攀藤蘿，嶙峋崒嵒，直造窠阻，躡朝天而踰雲門，趨上清而

下曠怡清風徐至扣石鼓以浩歌徘徊觴咏則山南之勝且盡而日已西矣予顧曰華蓋之勝竟不可觀耶有田父進曰洞誠勝然已數十年無人跡胡子曰是人在耳卽令隸從操斧荷鋤鳴鑼而前悉伐其荆榛之塞途者頃之成路吾三人者緩步而至則洞口石峙如門其中豁然上圓如蓋下平如砥可容坐數十人後有小口約三十餘步通山脊卽燕石也乃更洗觴命酌滿引劇談山虛籟靜萬慮消息胡子嘆曰異哉斯游吾一人叨蒞于斯輒未暇子以邂逅維舟

率爾開荒窮造亦奇矣夫亦洞之會也予謝曰有是哉竊聞山水與人其氣本相通惟氣昏窒而不暢故有沒溺市井以終身者然無來無去斯爲善遊而山水之或以人興或以人廢或千騎萬從馳騖而不足或鞠爲丘墟長噫千古此固隆替不齊之候非有繫乎山水之靈不靈也吾輩今日之游亦水荇風萍適然相遭而洞之闢不闢我與洞皆不得知無所增益者而又何歎也胡子喜而笑曰子其記之

九華山錄

宋 周必大

九月乙丑朔丙戌入清溪水碧色泊弄水亭入門卽
 池州州治謁太守同年趙朝散彥博富文提舉常平
 李承議庚子西通判陳朝散璘同年湯平甫知縣適
 在此丁亥都統制寧國軍承宣使時四廂俊及其子
 閣門祗候政貴池宰趙宣政芹司戶袁廸功祖嚴趙
 修武公頎並相候約湯平甫共飯同渡陳公橋淺水
 橋秀鮮橋遂至齊山山脚插入清溪石色青蒼可畫

九華山志
九華山志
洞穴半出水中泛舟扣其戶而返步登延慶先爲指
南環寺巖洞可見者羅漢殿後曰妙空巖在大石中
次曰丹砂巖俯僂乃可入片石斜出扣之聲控控然
四旁屈曲皆奇石也法堂之下曰蕉筆巖亦名唐公
巖有黃大臨諸人題字山之上曰春流泉進窺無底
洞歷武功巖遂至觀音巖巖本名上清兩崖對起三
面環抱有程正輔蔣穎叔題字右轉登寄隱亭西面
皆翠石有小巖刻寄隱巖三字其前有熙寧甲寅重
陽日太守劉敦思甫題名東北乃紫微亭故基面淮

南諸山下臨秋浦清溪直接大江眼界豁然又其旁
拔起數峯奇甚謂之小九華蓋與上清巖皆齊山最
勝處也崎嶇行峽中僅可通人稍前曰大石谷又稍
前曰定力窟深不可測又其上卽翠微亭是爲山巔
杜牧之云江涵秋影鴈初飛此地此時也東望碧峯
劍立於遠山之切者九華也南望大山橫陳者太婆
嶺綠諸峯也北眺州城邑屋可數大槩主山自紫巖
蜿蜒西來其左卽貴池口輿地志所謂梁昭明太子
食貴池湖魚而美者其右卽清溪秋浦望之全類臨

安之西湖而一隄隱然屬城亦類蘇公堤此又登臨
最勝處也予賦小詩云地占齊山最上頭州城宛在
水中洲蜿蜒正作長虹墮吸住江河萬里流又天遣
江山助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
悟樊川是父師又之由別徑下九頂洞上有九頂圓
如盤覆中頗平廣有磐石可坐嘉祐中因太守王哲
易名集僊宮洞後有穴側身可過一小洞也竇穴上
穿頗類月巖而其背山上乃唐觀郡樓基王哲易名
青霄亭今亦廢其下曰獨秀巖翠壁橫峙可愛訪左
史洞爲馬軍寨所限出寺行里許乃至焉實寺之後
山也其深數丈可達於外左史謂李方玄景業也杜
牧之代景業來守故爲立名而張祐書之又有石燕
洞大抵皆石也遊已還寺再登翠微亭置酒時候趙
守致餽平甫賦二詩予次韻云上清別殿舊通明僊
聖飛騰戶不扃出谷尚疑窓列岫絕堤始露嶽真形
奇奇怪怪無非洞下下高高總可亭但把曛酣酬絕
大風吹面徑須醒相君早日翼天飛晚落江湖事
以微好事一時開翠壁佳名千古記黃扉朝遊要及

雅翻樹夕返何妨螢濕衣更得湯休奇絕句後求誰
憶謝元暉甲夜歸戊子早至郡齋中和堂登蕭丞相
樓復游景德禪寺訪見山堂爲添差路鈴王宗所占
排闥造焉見山而已次過天慶觀讀徐鉉碑李煜紫
極觀也已後赴提舉司會荷池中有秋浦堂頗幽爽
會散出北門二里登貴池亭俗呼望江亭以其見夫
江可望淮南也亦見九華諸峯亭久廢今方重立歸
上南樓南門城樓也正對齊山循城而東有拱翠樓
亭隸邑廳又稍前卽九華樓者相望皆下臨清溪

見九華大抵爲太婆嶺所障不能盡見諸峯太婆山
極高而其名不典圖志亦不及之已丑赴州會坐中
見梅花賦小詞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
霜逗癡駮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却嫌伊瘦
仍怕伊僝僽營妓曹盼頗潔白淳靜或病其訥而不
頡戲以况之已夜富文出家姬小瓊舞袖翩翩往聞
范至能云頃朝士姝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如家
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又作小詞云秋夜乘槎客
星容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

理霓裳舞都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富文近再
醮有所競而設榻於外時候方爲兩解故戲之如此
庚寅早欲如九華而雲夢宋宰及歸州助教張蒙正
相候過午乃能上馬時候差中訓郎趙良弼等同行
辭之不可五十里至鐵券山投宿葉蒼秀才家蒼有
子楠登進士第山深夜甚寒辛卯早再赴葉君飯乃
行尉亦並轡二十餘里至青陽縣令成文林雩丞熊
從政實褒主簿陳朝立巡檢程大夫同來迂館於驛
中尉廨卽宋齊丘宅其旁對九華而齊丘之墓在牛
心山下去縣東五里赴陳朝立會以能仁院爲廨傍
有妙音院同至縣學登經史閣望九華紫翠千仞造
物融結奇巧真尤物也縣東二十里有潮洞大如卓
面而石穴極深日三潮每潮魚蝦輒先出壬辰早同
陳薄葉尉趙忠訓出郭十餘里登雙練亭度西拱嶺
入龍安院自此徐行歷永安塔虎跑泉過石龍口虎
跑嶺此兩處地勢稍高望雙峯九子甚奇遂入廣修
院去縣已二十五里院宇頗雅潔寢堂望雙峯幘峯
真人峯蓮花峯是爲五老峯步至上雪潭源高而遠

仰視蓮花峯正如所倚之屏其前卽石門水所注也
峭壁削成懸瀑十丈怒濤駭浪不減三峽或瀦爲深
淵或散爲犇湍雷轟電擊約二百餘步爲下雪潭其
間多大石水平布者數丈潭中產石班魚不常得有
瓔珞泉水跳石上如貫珠尤爲奇絕而土人不貴也
食罷轉山而行終日觀山面殊不厭約十餘里入無
相院有觀音閣對峯巒數重留題而去又二三里至
協濟廟神兄弟三人日方曠或謂化城遠不可到遂
止陳朝立置酒中坐帥諸人下九華溪踏石涉水以

爲戲葉尉體肥甚獨墮水中溪自龍池來欲訪其源
或云路太遠惟禱雨乃至今蕪穢不治不果行終夜
如大雨可聽癸巳早隨溪而入至亂山環合處登化
城嶺嶺峻窄時時回望諸峯層出殊快心目少休半
霄亭已時至化城寺寺宇甚佳唐時新羅王子金地
藏修行之地飯罷謁金地藏塔又在寺後突然一山
上常時可望大江是日適爲晴嵐所蒙僧祖瑛獨居
塔院獻土產茶味敵北苑陳朝立以翰先歸邑乃同
葉趙行二里訪龔泉其傍乃李太白書堂基今爲張

九華山錄
氏墳地自此下嶺過苦竹坑俯視羣山左右對列中
有平田氣象極好稍前卽寨頭蓋建炎間張遇寇青
陽縣官移治於此真關隘也行近懸橋雙瀑石山對
瀉未經名人品題故無聞焉又行至蜃盤嶺而化城
峯盡矣化城九華最高處蔣穎叔嘗有悔游之語俗
傳十里殆不止此賦小詩云攀蘿度險捷猿猿石角
鈎衣屨盡穿莫訝遠尋金地藏也曾徐步玉堦前又
數里至龜山一上復數里尤爲險峻有崇壽寺慈寺
閣對雙劍峯又賦詩云注坡緣壁化城中客慍奴嘖

我亦慵及至龜山還一上爲憐高閣對雙峯寺僧善
修年八十六贈以詩云老僧九十視耽耽二十年來
不下山我得九華克法供亦能禁足老山間日尚早
愛其景物遂宿焉甲午早下龜山行十餘里入聖泉
院泉在院側石巖下號無底泉試之僅二丈蓋游者
未嘗測其淺深耳水自巖出甚清駛中有五色石飯
罷卽行過慕善鎮回望九華橫側高低無一同者又
五里至曹溪寺又五里至覺安寺五溪合流於此故
地名五溪又五里入大路過鐵秀葉元質別去又二

十五里投宿馬牙酒坊二三里有常安寺夜不果往
陳朝立自青陽致饋是行自西洪嶺入山蓋西南也
終日觀山面既至聖泉蓋自北而出所謂山之東乃
山背闕聞有廣福等院甚佳而從者猥衆頗不自由
不無遺恨十月乙未朔早自白沙入小路數里遊雲
光寺寺亦華煥登閣望六尺圖屏欲少留而提舉常
平李察院領客將至留二小詩戲之云來如負弩先
去爲乘驄避江祖一片石留伴幽人醉又云作者正
七人飲中空八仙長齋詎容醉晉也合逃禪遂同趙
生過江祖興道院主僧行餘置酒訪李白祠堂但有
廢牌在壁角令行餘道至石邊攀緣而下得小舟同
泛清溪水正碧色下淺灘數里至玉鏡潭水自南來
觸岸西折灣環可喜潭深纔二三丈云李白詩云江
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又云溪水正南奔迴作玉鏡
潭皆實錄也塗中占小詩云清溪水色勝於藍祖石
移舟下鏡潭妙絕畫屏并碧玉謫仙不見與誰談曠
回至弄水亭以五盃酌趙生徧飲從者晚趙守在九
華樓上梁就見之

遊九華山記

唐 李白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
 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不經
 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異往復而賦咏罕聞
 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漢憇于夏
 侯循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
 霞高積雪曜陰壑飛流韻陽厓韋青熒玉樹色縹緲

羽人家 李白

張寰遊九華山記

乙丑達池州丙寅故人李方伯恭川邀登齊山山傍城隅巖洞多奇亭榭一一可憇非復峻陟遐登可少謝躋攀之勞矣戊辰達五溪橋橋畔小山有玩華亭乃暮登九華之巔盤折而上峯巒疊翠多類廬嶽而秀聳過之兩山以伯仲稱夜宿化城寺之方丈已巳早謁先師陽明遺像于祠堂遂登金地藏塔院于西嶺計升石級八十四而上遐眺江城渺若襟帶塔前

有千年寶樹森秀異常新構石亭並偉尋弔李翰林太白于書堂堂將頽敝廟貌儼存有王文肅公與記于碑按九華插天峰之顯著者九十有九卽徘徊數日未易窮搜矧茲一宿而遂別殆李五峰所謂彷彿見其皮膚耳不見笑于山靈乎庚午雞鳴起則皓月已升松嶺與恭川判袂于此恭川許明年遊吳門予笑曰世豈復有千里命駕訪道名山如予之漫浪而忘家者乎僉為輾然

袁永之遊九華山記

自安慶趨池陽二十里外卽望見九華諸峯甚奇麗
五月朔抵池太守柯君光仲郡推雷君時雍招遊齊
山出九華門外緣翠微隄南行三里爲齊山山多奇
石巖壑秀美觀集仙洞招隱巖小九華轉上清巖山
之最奇處也讀杜樊川九日詩刻及朱考亭和篇南
下三奇亭石鼓洞妙空巖仙人橋爲三奇飲亭中一
鼓還舟明日再遊路東行五十里至玩華亭渡溪又
三十里抵九華山下陟嶺十里餘到化城寺謁地藏
塔院及李白書堂小飲法堂明日午後始還舟夫九

華凡九十九峰遠而望之奇峰峻嶸縹緲霄漢間如
青蓮華爭開競發煙雲蓬勃翠紫萬狀信東南名岳
也然皆峭拔不可登化城踰高入深復嶺迴抱疎竹
清泉條然出塵齊山卑而景最多亭榭巖壑窈窕上
下愈探愈奇翠微隄兩傍皆澄湖如鏡溪山映發昔
王子猷有言使人應接不暇奚獨山陰道中哉

王思任遊九華山記

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青
則願調青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

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漏仲容實來乃訂門人張仲濠王中履共訪九子山臂篆手鑣約從侈醴出青邑九華廟十五里至西洪嶺雲物作噩各有敗意而大然力呼以爲卽擿鐵勿阻俄而霽矣見枕月一峰秀矯天左雲觀弼之自此但有蓮花層矗烟鬟亂堆聚首而學者命爲九子餘不勝問也五里至石龍口峭蒨漸迫怪體幻來十里至山西屯則垂天之雲倒立陰陽失昏曉矣乃飯於橋菴過野梁下有朱瑚石骨席平三十丈流泉一派如雲霞舒走急

置酒上流腹臥而味接之吾家伯安先生賦九華瀨流觴而縈紆遺石盤於澗道者豈樂此耶去梁百步望見懸瀑一通馬上人眉岸盡帶樓賢三峽數里至湧泉亭此雲石中仙飄也數里至半霄亭鬟螺髻蟠糾今弁堦洵武如此行小仙橋兩澗孤絕至碧霄亭而九十九峯次第招我葛袂過大仙橋僧童以簫管互迎空山細響鳥梵鳴泉殊不惡至望江亭霧中拖曳一練疇昔舟中所極目碧靄者我今噓其間乎入玄覽亭而江鼎山翠爭媚含規客有恹思矣左折而

下抵化城寺肅佛後簡一竹樓憑之似翕碧茵蒼中
一鬚者仲容方與中履丁丁然闕局道仲濠以爲如
此好山不看而擔糞溷乃公爲大然曰此二人者亦
九子坯也乃飛竿轟劇而宿質明謁太白祠虎蹄新
過如爪坼有胡僧以藤杖夜巡虎來輒伏禮地藏殿
隨喜其塔老僧具云至德初王從新羅國卓錫於此
以堪輿理察之此山獨小圓直中立似萬萼護包者
佛所藏亦八風不襲人子更須知矣白蟾之事似若
荒唐然青泥可食於傳有之子幼遊盱江從姑有米

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第舍利
妙光緣薄未購差爲闕事乃東上神光嶺望金剛尖
山若戴杵東巖是金藏苦行處數轉而得龍頭石一
巖險掛伯安手書周經偈在焉巖下則爲舍身崖粟
人膚股者也南折而入一禪室枯僧一人跌其中啖
五粒松而已而所謂古仙鉢孟雲門天台繡壁聚講
內峯外峯皆以萬燾卷揚共衛金藏之樞也自此而
往猿居熊府啼嗥幽暗無樵迹矣予膽如瓠足如蘿
欲卽窮之會直指有檄山靈又將修妬因各賦數詩

趨還大都九華之勝李供奉發明之矣山多作怪學
人物獸鳥之形團結移換朝銳夕方遂令三百里之
間神目駭笑然而身卽其顛俱疣附焰騰詭譎易厭
昔人所謂可望而不可登者也寒碧秋凝集衆美而
得大意者庶幾五溪橋上乎是役也所悵悵未游者
九子寺七布泉所未見者鉢囊花玉纓絡所見者石
斑魚南天竹所聞者虎嘯克丁當所食者竹簞石芝
得携歸示人者仙掌扇金地茶

按九子山太白更名九華杜牧詩曰凌空瘦骨寒
如削照水清光翠且重却憶謫仙才格俊解吟秀
出九芙蓉

望九華

宋 王十朋

余過池陽登郡樓望九華僅見一峰舟出清溪始見之然猶滅没于雲霧之間晚泊梅根浦方了了見諸峰也

其二

九華之勝不在山中從江上望之秀逸清遠夕波落日邈然於懷又得太白嘯歌每舟泊林岸便覺九子依依向人

夜度兩關記

明程敏政

余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小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嶮峯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

熉自東西流寒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開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檢點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林院已而日冉冉過峰後馬入山嘴巒岫廻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暮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林尚三十餘里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礧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却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恐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于此關豈惡地固應爾邪盡二鼓抵香林燈下恍

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余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度二關。犯虎穴。雖頻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遊瑯琊山記

金華宋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卽約四長史同行。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

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
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
妄傳漢高祖曾飲馬于此 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
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
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
發泉上十餘步卽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
椒卽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
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
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卽歐陽公蹇
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
曠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及 御寶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
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
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
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徹可鑑毛髮傍岸
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
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
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殆盡亭後

四賢堂亦廢堂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
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
之甚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
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
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回馬者建炎寇盜克斥郡守
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
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
花洞及輞亭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也
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
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
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
軒豁蓋峰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
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
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卽張文定公方平
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
新構屋三楹中間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具飯飯客已
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
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巖上多諸

賢題名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間或可辨山之東西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人舜臣瑯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巖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陀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叵測名

人題識無異庶子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於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之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

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厠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因取醉翁亭記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爲韻各賦詩刻諸山石云

遊荆塗二山記

金華宋濂

濂旣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䟽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

遊焉余將度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沂流而上屆今懷
遠縣治以俟濂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已
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驛於門
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宮甚喜下令以壬申遊
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
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
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
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頽然歛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
之耳聞有艸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
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礫插起
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
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滌雨多
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
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
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感
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
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
章大可蔽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

荆山二言
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
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
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
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
石未剝泐文尙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
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啟母石廟史
云居人每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
不覺失笑山岫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
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

至矣言未旣但見旌旗如錦綉搖曳上荆山矣濂亦
下山麓入繇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睨出讀
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
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
山梁魏交鬪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
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
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
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列玄
質而白綠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

欲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獵遠郊濂因
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
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
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
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
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
石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
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
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
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
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
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
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
艸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
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
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
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
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

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 晉府長史朱伯賢 楚府長史朱伯清 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重遊瑯琊山記

明 文徵明

成化乙巳大人官於滁徵明隨侍累年弘治戊申始歸已酉復至又居累年自念平生於滁豈有宿分數年來所謂醉翁亭者遊歷無虛歲別來幾何時矣每有人自滁來輒問訊諸山無恙否則未始一日忘也辛亥秋予有事過南京距滁才百里念欲一往而故人適以書招予於是重遊之興不能自阻乃九月十有四日至滁止東門魏氏故人家也明日諸故人來

現現山記
會者數人相見道舊外謂山中之行不宜廢又明日
遂往是日赴約者李君秉彝盧君英于君鏊及主人
魏珂及予五人並轡行二里未至山觀道傍怪石溪
溪前人所未嘗奇者磅礴甚喜遂登醉翁亭亭已圯
一角東西壁盡塌蕭然幾於草墟矣相顧歎息而去
至瑯琊敗毀更甚唯山上下宋元人遊歷名記剝落
之餘尚隱隱數百處念此亦久遠物遂謀遍搨之抵
暮歸期詰朝再至則宿具楮墨凌晨與魏君徒步往
至始早食遂手搨三十餘種多名人字畫亦多奇麗
可喜且搨且閱及午而李于兩君來出所携餅果相
與咀嚼又搨數十乃歸再明日而風雨作連十有二
日不止愧予不能好奇而歸念又甚急遍搨之事遂
墮渺茫矣予生長江南於滁雖竊慕樂而南北絕跡
非可以徒至故雖一著脚猶不謂易能也而數年之
間乃至屢遊不已去而復來豈偶然哉雖不能盡歷
而覽之亦自謂於滁不薄矣而獨有慨然於此者徒
以瑯琊爲淮以南名山而所謂醉翁亭又古人茂跡
不應落寞如是至於一時題識其修辭命翰皆極精

緻。至勒之堅。珉自謂可垂不朽。而後世或有見而賞之者。迄今數百年。曾幾人之一顧哉。幸而有知而好之者。而又多所阻滯。况吾與諸君聚散不常。後是而談笑於斯。所未可期也。卽萬一再至。尚能保其存不存乎。此予不能不爲之重念也。遂叙一時之事以歸。同遊者若景物勝槩。與夫遊觀之樂。前人記之屢矣。予不能文。亦不暇述也。所發怪石溪。則別有志。

唐樞遊瑯琊山記

滁州南踏石入山爲瑯琊。遠近人珍之。予歷訖莫知所爲珍者。以其勝品之細。以其人風之涼。以其文藝之末焉者。度石橋經六一泉。一名釀泉。旁一泉名石泓。二泉流甘湧玉。上具醉翁亭亭。後二賢堂。六一翁宋王元之堂。西老梅亭。巒光澗。響障。沸南繞小嶺。折曲。芥二三里。開化寺。庶子泉。左抱朴泉。出石罅。展散如簾珠而下。山石膚理纖繡。西清風醒心。二亭轉南。歸雲洞。洞啓二仞餘。其進半之。又攬秀亭。上十四盤。至瑯琊巔。有神宇。下眺羣山。踰拜多狀。山外漫野。無際。出度沙岡嶺。北轉竹泉莊。栢子潭。方數仞。深不可

測中有四石六柱四涯側礫完砌舊蓋為閣其上東
南關兩隧下潭潭畔有高皇御製禱雨碑北陟有
豐樂亭後陽明精舍右醒心景歐二亭可遐眺下幽
谷紫薇泉亭其上

瑯琊溪述序

唐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饑
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
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醜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
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
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
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于岸石及亦狀而
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

項瑛游遊序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
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色之疏爲廻溪削成崇臺
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興
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
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
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捨瑟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
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駟石門松風聲類笙
竽鳴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
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
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醉翁亭記

宋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

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
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
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
後者應。偃僂提携。往往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
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
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
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
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
也。

豐樂亭記

宋 歐陽修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疎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

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
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
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
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
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
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
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安閑旣得斯泉于山
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
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
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
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宋 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凡公與州之賓客
 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
 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
 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
 則其心灑然而醒更使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

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
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
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
皆爲材且良夷狄禽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
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
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
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
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
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
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苻溪新亭記

唐 李漬

上臨御明年漬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滁民之三月
得古溪郡之東北十里按地圖志在皇道山之右昔
始皇途經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永陽嶺逆溪于苻
溪此溪是也不濬川導廣泉演漾潭島影溢江漢壩
中流康平壇四浪滉朗雙派委輪襟帶一川斜界千
畝無芟苗蘋萍之雜其森練如也有廢亭占勝之地
其狀依然也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霽山瀉色趣

向奇狀不可窮竟。訪郡之長老考亭之廢興。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由來矣。驗圖籍亦昧其始興之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况前武寧軍殿中隴西公拱州遷客司馬弘農公紹復咸以勝槩爲宴之須。乃卜于亭。是咨是謀。遂古創今。僉曰。惟目不越月。他工具泊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弗弗昭其儉也。薨不佗。佗示無僭也。內不重門。曠其景也。外不崇墉。達其望也。繇是四時之氣成象不絕。春木秀容。夏雲奇峯。秋天爽空。冬日煖濃。觸類有景。與溪無窮。雖羊公峴溪。曷足以加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時也。苟非其時。聖人微言。矧其蒙者乎。時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紫薇泉記

宋 呂元中

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得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僚屬於州廨有以新茶獻者公勅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慮後期遂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窮問之得紫薇泉於幽谷下文忠博學多識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爲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薇泉始盛聞於天下今帖所稱

酒名豈非滁陽官釀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宋', '歐陽修', and '菱溪']

菱溪石記

宋 歐陽修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于溪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澗而石出溪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為神菱溪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瀆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
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于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
行密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

溪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
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二十六英雄金
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竒異爲兒女
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于富貴之佚欲
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
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
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
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
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游之好夫物之竒
者棄没于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
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
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烟零落至于子孫
泯没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
去也哉

荆川曰委曲幽妙

滁上與梅聖俞書

宋 歐陽修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恠石乃馮延魯家舊物移以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

滁上與梅書

一

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遊湯泉記

宋 秦觀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出集賢孫公謂其遊曰漳南
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
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
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礴旁占數墟俗呼土
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
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
壽聖寺之香積院又馳七十里次貢相院明日漳南

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十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漏。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卽此泉也。意泉之爲湯者。衆彼汝水。驪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勝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歎其有功于塵垢疾病也。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

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曠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峯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而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嚙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實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而斷齧露其馭互橫選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闕於龕巖人迹罕至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者不欲輕售其伎必待夫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早禱多應云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一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隨前有小澗涓涓而流瀦以密篠闕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稍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異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日光晷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轟立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鳥之

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菴明年菴成發二竒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老焉湯泉之事旣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憇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會者蓋不可勝計鳴戲茲遊之所得可謂富矣

遊雲龍山記

明 都穆

雲龍山在徐州城南二里州志謂山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元朱澤民寺記謂宋武帝微時嘗憇宿於是山有雲龍旋繞之異此爲得之山一名石佛唐昭宗時時溥爲節度使朱全忠遣子友裕敗溥軍於石佛山下卽其地也丙寅冬自京師之官南都十一月乙酉過徐欲登茲山以覽其勝都司周君寅之與予聯舟寔陪以行午抵山麓躋磴而上入寺觀所謂石佛者

像僅半軀崇可二丈廣倍之左右侍衛之像皆鑿石所爲山之陰度黃茅岡憶蘇文忠公詩亂石如羊之句瞻眺久之其下卽宋張山人放鶴亭故址蘇公所與記者後之人初三賢堂於上三賢爲昌黎韓子蘇公暨陳師道蓋昌黎嘗爲州推官蘇公嘗知州事師道則州人而教授於學者也升高而望一州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誠有如蘇公所云而子房楚王二山至戲馬之臺皆歷歷在目予竊有感焉徐爲古戰爭地而楚漢其尤也方高帝之起豐沛子房佐之百戰感項竟有天下使當時而無子房漢之爲漢殆未可知然則項氏之滅雖謂子房滅之可也彼淮陰侯者功非不偉直搏兔逐鹿輩耳烏足以望子房而今皆雲散烏沒銷歇不存千載之下遺蹟斷碑荒林烟草適足以資人之慨歎而逸民高士乃獨笑傲其間而後已予於是知功名之累人不如幽閒之肆志也雖然予欲逃名而未能者安得雪月之夕悲歌劇飲於斯以續招鶴之辭山人有知能不冷然御風來耶姑記之以俟

徐州登雲龍山記

西極文翔鳳

夜入徐州詰日宋戶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
 移觴子於亭又問戲馬臺則曰我其先觴子於臺於
 是宋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
 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當之則亞夫之所函骨也
 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
 擁戴之者蓋此臺又南數里則雲龍臺出而特豎山
 足之石如羣羊是為黃茅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蓋

西望當環山之缺焉。臺足則太湖白蕩，鐫坡老雲龍。絕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遂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函山焉。所謂九里山者，而黃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肯流北，則望望冠城際者，黃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術大梁，東術淮陰，北則濟兗，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圍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

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壑曰長江，夫江滸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必以江北之地爲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按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爰爲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熟眎得兩都之槩焉。

游子房山記

山陰王思任

乘傳過彭城，昧牧裁其絳力，舟膠焉不得行。童僕恚甚，而予輒醉之酒，笑謂我子長也。阨當在此，明日登子房山也。會同年汪廷尉至，共之。山祠子房，或曰子房曾隱此，不甚律然，可以悉彭彭天下之中也。禹貢惟土五色，威斗賦之，其有中思乎？毋謂癡人心不大也。廷尉曰：淘淘而降者，懸水村也。被髮丈夫與濟俱入，與汨俱出，蹈有道乎？曰：道無所不有也。天下之大。

子房山記
敢者必起于大不敢被髮丈夫師陸終氏之子也陸
終氏之子觀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猶澀繫之也子
房之事不成于倉海之沙中而成于黃石之岬下也
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
也亞夫之癡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
之到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
皆善于不敢者也廷尉曰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爲敢
矣予舌橋而不能下嗟呼悲彭城悲彭城興亡陳迹
可以歎盡乎有有心人焉東望而得劍臺則心許在
前者也西望而得燕子樓則心許在後者也請其到
黃樓告之大蘇亦足以爲彭城槩矣

放鶴亭記

宋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

則儵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開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彭城放鶴亭記

華亭董其昌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嘗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瞻所爲作記者雖至今不廢然荒圯久矣高邑潛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顛吊古懷賢將撤而葺之念徐方震隣重以警水時紉舉羸躊躇四顧乃節縮奉入

彭城放鶴亭

度材播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和
大播於是飛薨畫棟延敞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厨屬
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朝公就山堂
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闕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
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
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余記
之余惟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
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

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衆戰孰
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
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彊秦鉅鹿之戰威略豈
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鄴侯能挽關中粟以
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
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彭城而
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馬騰
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
距水瀾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

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者，乃蒼莽悲壯之區。恍激灑空濛之致，而覲面若忘，不爲枯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日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清心亭記

宋 曾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余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于夫性之在我者能

清心亭記
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

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一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

記巢湖

吳興慎蒙

巢湖在巢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
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古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
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郡國志昔有巫言居巢縣門
石龜口出血當陷爲湖未幾有人以猪血戲塗之巫
見之驚走地果陷

見之者亦以果

其所以出也

其水平中地皆出故金礦

其大小不一百六十者合

其所以為西一十五是

與巢縣

與巢縣楊元素

宋 蘇軾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徐州夏守

宋 蘇軾

與徐州夏守

公安袁宏道

徐郡大都會也。古來戰伐與文人風流之蹟滿眼。往見燕子樓甚頽落。卽子房山上祠亦僅蔽風日耳。仁兄游刃之暇。能一改創之乎。蘇子瞻有祠否。

酷似蘇長公

其徐州詩

記徐州對月

宋 蘇軾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
來過二生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
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
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
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
哉

記徐州對月

徐州書會獵詩後

宋 蘇軾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
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
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
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
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
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貊貢良
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

徐州雜錄
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城西手獲獐鹿九狐
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為常如曹氏父子
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
因書其末為異日一笑

送徐叔通遊江淮序

江右解縉

大凡人之情閉戶而兀坐也頃刻逾時之間猶可勉
強終日及旬難乎其處矣若其艱危厭立而喧囂倦
酬也蓋終日及旬以及歲月者有矣若更年歲而迄
無出戶之情未之有矣浮游江海敖嬉都市風馳雨
憇而波濤洶熾也未有不暫而解願久而厭畏之矣
動而靜靜而動人情之常耳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
又曰歸歟歸歟然則時行時止固聖人意也是故予

嘗喜游山所至名山輒游至于遐觀高步之處豁然
心開景明未嘗不快忽然下幽履險輒更心掉膽栗
慨然欲還人生一世之內凡事亦猶是耳適情快意
之處豈可常得而戀之哉彼其居之樂安戀而曖昧
甚而寢閣之外一跬步而不願踰者有矣出而逐求
者不繁華之鄉則物產之土四方水陸之都會也蕩
然以終其身而忘其家有矣而皆自以爲得意而適
情也而不知其皆有近于人情者也今徐亨叔通甫
去家居從容之樂而且獨爲江淮之游江淮風淳民
儉非有閩浙之佳麗也叔通居而不便安之戀動而
不繁麗之趨也其于不近人情者相去不其遠哉江
淮乃聖人之所興王迹之所肇四方萬國由是而混
一也叔通之游豈不勝于行晉冀而思古聖人之遺
風者乎然則適情之游旣與衆人異之而觀風仰德
之意又與古之賢士同矣叔通屬予序而士大夫各
爲詩詩之序曰何曰江淮太平之基也叔通之游偉
觀也

過淮南記

武林胡胤嘉

九月之四日至淮南謁漂母祠祠當南門外山陽驛
 之後有韓淮陰固無祠有言漂母以淮陰傳者也祠
 母而不祠信何也余曰淮陰固氣蓋一世然幹濟之
 略英雄自致其所欲為於人心未有所關士常苦不
 遇而望知己之深古有激於一顧一諾與為生死者
 况母一嬾人識信於乞釣之日知己之感奚必在信
 其中於千古人心不淺矣方信寄食南昌亭長時其

妻晨炊蓐食，不爲信具，長誠爲德不竟。當此之時，信於一飯何如哉！余與無回，盡讀壁間馮弔詩，了無當意者。因步入南門，望三里許，天野遙曠，迂路過之。有池曼衍，碧瀾映底，菰蔣菱蒲，互相凌亂。柳樹百株，籠烟拂風，架木爲橋，澗可並騎。度橋及洲，洲上築天妃宮，堂楹精楚，庭除清蔭，亦柳爲翳景也。宮旁二百步，又爲板橋，小渚，渚有亭亭，有柳，澄懷味象，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度淮以來，水襍黃流，听多沙曲，西風殺人，塵土膩面，開心解緼，此爲最勝矣。亭不知何名，聞

淮陰城西有千金亭，是信報漂母處，得非是耶。

柳塘菱浦板橋小渚短亭曲岸，寫得淮陰風景滿眼。

朔雪北征記

東海屠隆

丙子計偕以除夕抵廣陵次日大風於是捨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行是時積雪載途山林阮谷間深數尺騎時時蹶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皛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嘗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沈寥空濶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遙聞騎襍杳來弓刀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徐
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衣緩
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慘往往使人悽絕矣
元夕抵徐州復雪斲解鞍覽彭城故都登項王戲馬
臺作詩吊之其人嘯咤風生氣蓋一世其事雖無成
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牧鼎足之基寔
開拓於此裴徊久之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
且裂鉅野數十里前無村落民居不可以止乃下馬
徒步亦復蹈冰雪薄暮抵一孤村落落茅茨數椽爲
大雪覆壓幾圯矣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頭積
雪盈尺襪被如冰旦起上馬行

過山陽舊廬

晉 向秀

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
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
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
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
歎故作賦云

人自... 遊... 山... 記... 宋... 劉... 翁... 白... 狼... 五... 山... 距... 通... 州... 城... 東... 南... 十... 里... 而... 近... 率... 不... 百... 步... 則... 嶄... 然... 迭... 起... 若... 踞... 若... 躍... 若... 前... 拱... 後... 負... 若... 期... 而... 赴... 有... 待... 而... 不... 相... 躡... 而... 五... 山... 者... 通... 人... 時... 時... 能... 道... 其... 名... 有... 以... 仙... 蛻... 其... 上... 者... 曰... 仙... 女... 山... 有... 以... 闔... 廬... 曩... 軍... 其... 傍... 者... 曰... 軍... 山... 有... 以... 形... 銳... 且... 中... 罅... 者... 曰... 劍... 脊... 曰... 馬... 鞍... 而... 至... 臨... 以... 佛... 宇... 則... 別... 號... 寶... 塔... 山... 秀... 絕... 可... 喜... 而... 好... 事... 者... 往... 往... 取... 以... 矜... 遊... 客... 謂... 曰... 狼... 嘗... 擾... 而... 居... 也... 元... 豐... 四... 年... 冬... 奔... 按... 田... 山... 傍... 至... 則... 求... 觀...

晉 向 秀

遊狼山記

宋 劉 翁

白狼五山距通州城東南十里而近率不百步則嶄然迭起若踞若躍若前拱後負若期而赴有待而不相躡而五山者通人時時能道其名有以仙蛻其上者曰仙女山有以闔廬曩軍其傍者曰軍山有以形銳且中罅者曰劍脊曰馬鞍而至臨以佛宇則別號寶塔山秀絕可喜而好事者往往取以矜遊客謂曰狼嘗擾而居也元豐四年冬奔按田山傍至則求觀

所謂五山者入寺東廡得乳泉號幻公井幽光浚發
若上瀆狀茗飲者利其甘爭至赴栢自始時開山僧
智幻故相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僅十尺許長倍
廣三之二而廣厚倍者半能一昔從山椒墮京本作壓而
正拔號飛來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湔道躡之纏纏
如桓縻上縈道左閣曰棲雲菴曰海桐亭曰半山曰
望江皆森爽豁豁可蔭以休而閣加於菴之廣亭加
於閣之峻者倍且半又却轉得楣埒使湔屣小覺酸
脛度非三休不至絕頂因力躋焉方是時朝日初上

瞳矐如躍金發莽蒼中洞視上下不隔襪襪佛螺姝

眉附地別出則南峙之福山也排天決雲吞嚼淮吳

則東浮之三濡京本作靈也稻畦葭澤潮汐京本作波上下沮

洳斥鹵之所淫夷與夫疏篁茂木泊雲而下烏鳥頽

垣廢丘縈蔓草而淒颼颼者皆得於轉瞬之頃於是

倘然忽疑從樊籠中出而思古人所謂登太山而小

天下者亦宜有是京本作疑而非特寓也絕頂之北

有石若圯而中留踐之令人善畏而得替考其名則

定心石也山後有石卯巷觀音洞朝天巖去思亭皆

利下觀而醒石猶以名著石廣厚略等可坐十輩其上子履陸君名之用反廬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石之西有紫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爲多以遊至者悉攬名其上今亦頗可別識劔脊馬鞍二山遊者罕至獨峭壁隆隆發數十仞疑造物者於此喜出斷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號多蕨薇女仙山最外峙有穴通中頃歲嫗有自龍舒來者年七十餘獨食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或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俗之好怪乃如此旣而僧有語余者曰今之山跼雖皆平陸然前五十年海也其深蓋碇絲千尋莫能測而自軍山左轉皆閩艘吳艦與渡而漁且漕者之所出入山前後石齧蝕石鐘釜然者皆水所湍激而言有鏡天祚者尚五代姚存艤舟特一作時題識也余聞而異焉且淮海方數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間以佳山水著稱無幾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焉則又皆盤薄吐吞於窮海僻陋之濱若遯而肥與畏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山當潮波捍一方如唇齒傳脰咽使通民恃以不怵

而間則蒸油雪泄膏雨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
意非可私智測也余也服吏役一投足而五山之美
盡得於人迹之所不到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指陸
而駭溟海之變化竊自比於醯雞別舞甕外之一天
則亦不得而默矣故攬其勝踐作獨遊狼山記云

泰州玩芳亭記

宋 劉敞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
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
井堞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
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
蕉叢植櫓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
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徃徃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
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氏曰玩芳於乎喬木森

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糝終歲之力也。戢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潔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天下放生池碑

唐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尅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業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廻紇奚，雪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虢襜五年，椎鋒而效死，摧

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諾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已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瘁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璿中使張庭王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汜于昇州之江寧泰淮太平橋臨江帶廓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寔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

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
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牘。緯武戡亂。
經文御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沾蠻貊。
道冠巍巍。威深號號。邁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旣誅。
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
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
燦然明白。迥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留惠。好生惡僻。
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鬣。環海爲池。

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
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
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
真卿勒銘。敢告凡百。臣真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
辰撰

游梅花嶺記

武林胡胤嘉

余過維揚問所為二十四橋里人不能舉其概而爭
 言梅花嶺之佳余欣其名驩然欲往無回足瘍為強
 步數里城之西隅臨濠而築屋三重形制如官舍無
 其所云嶺也舊傳梅花數百株今無一存者僅茶藤
 三架為障蔽而已拂碑讀之此湛文簡公論學處乃
 為守令張筵迎客穢襍太甚余謂蒞茲土者當尸祝
 文簡于中而師儒月朔為講德之會庶不失前脩遺

意耳門前延城種柳里許清鬱可望差豁人目然下
俯濁潦岍高河狹不堪轉棹無足游也噫明月踏歌
宿稱冶艷瓊臺迷樓半已化爲糞草矣覽於斯者能
無慨然。

大明水記

宋 歐陽修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于
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
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
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
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

以楊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

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恠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淳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

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揚州看競渡序

唐 駱賓王

夏口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咽江山。綺羅蔽雲日。嫵媚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聽清風而更遠。是以曾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娥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請各賦詩。

抄少章詩序

冒雨尋菊序

唐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
 鴻。鴈。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
 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
 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
 行。閱。飄。颻。挹。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蝌。蚪。競。落
 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
 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牖。座。接。雞。談。

冒雨尋菊序

唐 駱賓王

下木葉於中池。厨烹野鴈，隊白花於濕桂。落紫蒂於
疎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
李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揚州新園亭記

宋 王安石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
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
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
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
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蕪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
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
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

新園亭記
表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
賓至而亭吏休而宴于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
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表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
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
其民是役也力出于兵材資于宮之饒地瞰于公宮
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
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乎宜有若刁君
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簡而有法

真州東園記

宋 歐陽修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

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
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榭賓之圃。芙蓉芰
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
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楠。水光
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
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
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颺颺鳥獸之嗥
音也。吾于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
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

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
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
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
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
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于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
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
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

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有盡意

海陵許氏南園記

宋 歐陽修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其亭
其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淞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
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掌
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
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
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

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誠不足施其智而于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

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嘆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于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

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天、其地、其水、其火、其風、其土、其木、其石、其金、其水、其火、其風、其土、其木、其石、其金]

